

约翰·福尔斯作品中的伊甸园意象解读

张晓华

(贵州商学院大外部 贵州贵阳 550014)

摘要:通过审视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所有小说都遵循类似的伊甸园模式:首先,他所关注的焦点是遇到成长问题的男性。这些男性分别代表一个年代,均被某种难题困扰,并需要某种形式的教导才能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弱点,才能进化为精英的一员。而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他者,作为神秘的化身和反抗的主体,在对作品主人公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至关重要。男女两性之间故事的发生地点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律,那就是衍生人类的神秘之地——伊甸园。本论文运用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来探索福尔斯作品的伊甸园主题,对伊甸园中的要素——成长、男性、女性和原始密林进行分析,探讨福尔斯作品的深层含义。

关键词:男性 女性 伊甸园 追寻

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福尔斯(1926—2005)在英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曾跻身于全国前五十位最伟大作家的行列,主要作品包括《收藏家》(1963),《魔术师》(1965),《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乌木塔》(1974),《丹尼尔·马丁》(1977),《尾数》(1982),《蛆虫》(1985)等。1999年,福尔斯获诺贝尔文学提名奖。其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曾获国际笔会银笔奖,并获“W·H·史密斯父子图书馆奖”,于1981年拍成电影,获多项奥斯卡奖。

福尔斯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多姿多彩,国内外对他的研究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来探索其作品的表层及言外之意。这些研究大体分为主题研究和形式研究两大类。前者主要分析福尔斯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中心人物、中心事件和中心情景。形式上的探讨涵盖版本对比,文体评论,以及叙事手法讨论等等。本文主要探寻福尔斯作品的共性焦点——伊甸园主题神话元素。

一、永恒的追寻主题

根据弗莱有关传奇故事的理论,传奇故事的情节中最基本的要素为探险,文学上则称之为追寻。一般有两个人物与追寻相关:一个是主人公(protagonist),另一个是与主人公对立的人物(antagonist)。(Frye, 187)福尔斯所创造的故事所讲述的主题都是人类的追寻,其中的对立人物正是主人公自己。正如苏珊娜所言,“福尔斯的小说共有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年轻男性寻求心理上存在上的成熟和整体性的融合。”(Omega, 39)他们就像伊甸园的亚当一样,接受女性的想象力,不断被现实的不满所敦促,受好奇心所驱使而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寻求完整的自我意识与责任感。从而,男女两性都走出幽闭状态,进入追求人性的自由状态。(Haegert, 165-66)

二、神秘的故事背景——伊甸园意象

福尔斯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奇特的背景之中。除了一些扭曲变形、空间幽闭的地点,比如《收藏家》和《魔术师》的地窖,《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促狭的旅馆房间,《可怜的扣扣》中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尾数》中人类的大脑,其他故事发生地点总是神秘莫测,像伊甸园一般具有神话色彩。比如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悬崖边(Undercliff),《丹尼尔·马丁》的刺谷(Throncombe),《乌木塔》中的永恒之地(Coetminais),以及《乌云》中的野餐地点。这些大自然的地点被作者赋予丰富的隐喻意义,并把福尔斯的不同小说和不同故事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其中尤为重要的典型地点是森林。福尔斯的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发生在森林之中,主人公从那里出发,开始自我的追寻,获得艺术灵感和达到自我的成熟。(Salami, 140)这些主人公往往难以摆脱一种失落感,他们在这些寓意深刻的地方发现一个神秘领地。这个领地对主人公来说,是“一首诗,一个神话,一种刺激”,使人物能够脱离现实而生活在幻想的世界。在这些僻静的场所,人物能够洞察私密的自我,压抑的自我,而这一点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尤为重要。(Brandt, 159)

三、困境中的亚当

福尔斯的主人公都是亚当式的男性。他们往往不够坚强,受某

些问题的困扰,但同时具备进化的潜力。他们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是幽闭恐惧症、对不可恢复的过去的痴迷和收藏意识。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他们都是失败者:克莱格智力低下,学习成绩欠佳,与人交往能力较差;尼古拉斯性格冷漠,缺乏自信,对未来不抱任何幻想;查尔斯仅能从表面上理解进化与自由;大卫被囚禁在抽象艺术的乌木塔中;阿斯克夫受僵化的经验主义观念束缚而不能相信任何超越他的中产阶级思维方式的新事物。表现在最具代表性人物迈尔斯身上,则为创造力的匮乏和灵感的消逝。在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上,他们都被羁绊住手脚,因此他们急需外界的刺激才能重新激发想象力,才能发生质变。

导致福尔斯男主人公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分裂的自我和福尔斯所说的“完整视域”的缺乏。之所以缺乏完整视域,主要是由于他们迷恋难以恢复的过去而迷失了自我身份。²这些男性有的是缺乏父母关爱的孤儿,有的在冷淡的家庭环境下长大,性格怯懦。他们与父亲的关系疏远对立,因此缺乏性别榜样而难以健康成长。由于母亲早逝导致这些男性的自我失去了方向感,当他们走向社会,则表现为社交的失败,工作能力的缺乏,甚至遇到他们所钟爱的女子时,不能给予真实的爱情,因此在爱情上他们总是失败者。(Olshen, 16, 34)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在精神层面,他们都生活在不健康的隔绝状态,一直在努力追寻新的身份认知,探索新的奥秘,去获得生命和艺术上的活力。

通过解决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男性最后达到自我的成熟。而这种成熟往往表现为他们对某一位理想女性的理性认知,如《收藏家》中的米兰达,《丹尼尔·马丁》中的简,以及《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萨拉,她们集中表现的是男性所缺乏的特质和男性所失去的过去。通过追寻并认知女性,并在女性的引导下,福尔斯的男性人物发现了自身问题,改进自我,最后获得了在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等级制度上的成熟,最终获得了自我意识并完成了成长历程。

四、作为男性成长导师的夏娃

在荣格理论中,把男性心目中拥有女性特质的理想女性称为(“anima”),即具有完美女性特征的女性,她们是男性追寻的永恒目标。在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是完美的女性。荣格指出,理想女性并不代表母性,而是表现为从荡妇到贞女的两种类型的女子,本文称之为贞女/荡妇二分法。“从她的好的方面讲,她是伴侣和友人;从坏的角度看,她是妓女。”³她似夏娃,身份变化莫测,道德模糊晦涩。关于这一点,福尔斯在《智者》中如是说:

我这样来解释对于亚当进行引诱的神话。亚当痛恨变革,沉溺于动物的天真纯洁。巨蛇代表的是想象力,代表类比的能力和自我意识。夏娃代表的是人类的责任和进步性以及对进步的控制力量。伊甸园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堕落是人类进步的必经之路。创世纪表现的是亚当的愤恨。

(The Aristos, 165)

(下转第168页)

核心, 研究范围拓展(以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导向)作为重要内容等, 逐步完善相应的研究体系。

最后, 应充分考虑外语类研究生就业的特殊性等因素, 充分推动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前置性推进。所谓特殊性等因素在于, 由于外语类研究生的专业特殊性(尤其小语种, 受到对外交往发展的影响, 很多小语种研究生就业要么相对容易, 要么相当困难), 因此, 在就业导向塑造的过程中, 应当也需要落实必要的心理疏导与职业引领。因而, 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于, 通过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中, 依托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落实, 可以实现人才培养的优势建构。

三、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趋势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解读, 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持续推进, 需要关注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和“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指导下, 推动外语类研究生的整体素质提升; 在充分注重外语类研究生自身专业素质提升的同时, 也需要强调与落实相应的思想素质——尤其是家国情怀与心理健康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²按照这一指示, 未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中, 关于创新的注重与推进和关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相关主张, 可以进一步指引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趋势发展中落实相

对积极的趋势塑造——既需要引导外语类研究生的专业培养与政治思想教育等贴近我国既有的发展态势, 又需要结合当前的国家发展需要, 落实专业素养、政治思想与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发展以适应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等等。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后, 既有的国内外形势多需要注重更多的合格人才培养等。倘若需要落实相对积极的举措, 应当也需要考虑在研究生培养中采取相对积极的作用; 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 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之一。结合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现实, 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 尤其是在就业导向和思想教育相关积极作为, 能够实现对于既有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引领与推动等等。

本文系长春财经学院校级课题: 大学日语研讨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基于日本“seminar”经验的视角(项目编号: XY2019170)

作者简介: 于士淇, 女, 1990年1月, 吉林长春人, 长春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区域政治与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 李永强, 男, 1985年12月, 河北张家口人,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地区安全、公共外交

(上接第161页)

根据福尔斯对《创世纪》的解释, 在伊甸园中, 男性被夏娃所惑犯下人类原罪, 终遭天神惩罚而被逐出受神佑的乐园。化身巨蛇的撒旦在激励夏娃的自我意识上起到关键的作用, 令夏娃意识到自身的性感和智慧, 之后运用自我意识唤醒亚当, 并促成亚当生物学上的进化。从这个意义上看, 人类的堕落实际上并非道德和个人意识的下降, 而是向更高阶段的进化。在此进化过程中, 女性引导男性, 并激励男性发生质的飞跃。

为了敦促男性的成熟, 夏娃引诱男性, 在男性眼中变成了代表女性性征的他者, 一个妖妇, 一个摇摆于贞女和荡妇之间的角色。作为贞女, 她们是纯洁的象征, 是男性的未知的领域; 然而同时, 一旦失去贞洁, 她立刻变成了荡妇, 促使男性不断成熟, 去了解世俗存在的意义, 并渐渐获得完整的认知能力。就像《丹尼尔·马丁》的开篇引言所说的那样: “完整的视域, 其余都是虚空。” 身处导师们所设计的复杂神戏之中, 福尔斯的女性人物变成了道德模糊的色情的象征物, 变成了魔力的代言人。她们代表着令男性充满遗憾的不可恢复的过去的经历。为了追寻过去, 男性奔波在旅途之中而寻找最终的归宿。

结语

通过伊甸园的隐喻, 福尔斯把男性的困顿和女性的引导置于特殊的背景之下, 来影射人类成长过程中永无休止的追寻历程。其中, 女性天生拥有特殊的敏感性使运动和变化成为可能, 因此在福尔斯的伊甸园神话中, 女性能够在男性成熟过程中扮演催化剂、主体和灵感之神的角色。女性以夏娃为载体, 引领第一个男性亚当获得了新的对存在的认知, 敦促男性接近完整视域, 并为下一步进化孕育了可能。在神秘而陌生的领域伊甸园里, 男性开始正确对待他的消逝的过去, 恢复了已经消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从而敏锐地意识到潜在自我。他们完成了自省, 从而改变了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Fowles, John. *The Aristo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1968) 1970.
- [2]Frye, Northrop.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57.
- [3]Haegert, John. “Memoirs of a Deconstructive Angel: The Heroine as Mantissa in the Fiction of John Fowle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7 (1986), pp. 160-81.
- [4]Jung, Carl G.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8.
- [5]Olshen, Barry N. *John Fowles*. 1957. New York: Frederic Unger Publishing Co., 1978.
- [6]Onega, Susana.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Novels of John Fowles*. Ann Arbor, Mich.: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 [7]Onega, Susana. “Self, World, and Art in the Fiction of John Fowles.”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2 (spring 1996), pp. 29-57.
- [8]Salami, Mahmoud. *John Fowles’ s Fiction and 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Toront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9]John Fowles, “I Write Therefore I Am.” in *Wormhole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8, p.11. 张和龙教授所著《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自我: 约翰·福尔斯小说研究》详细探讨了自我的分裂问题。
- [10]参见 Jung, p. 127-28, 130, 200-01. 在一次访谈中, 福尔斯提到, “对我来说, 荣格是最有成就的心理学家, 对我的后期小说影响最大。我想一个或多或少步入弗洛伊德后尘的分析专家会治愈我的心理疾病。” *The Paris Review*, p. 7.